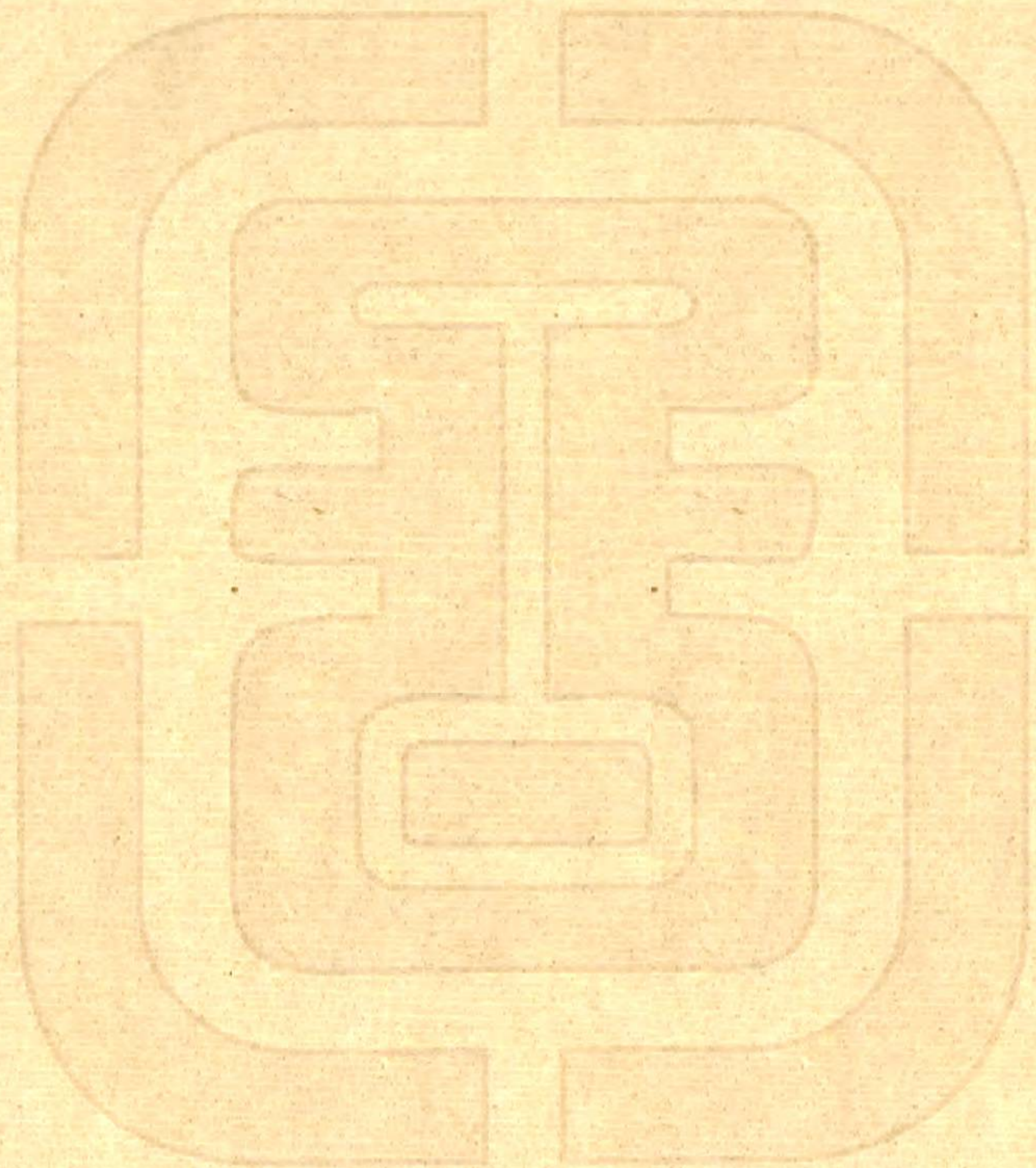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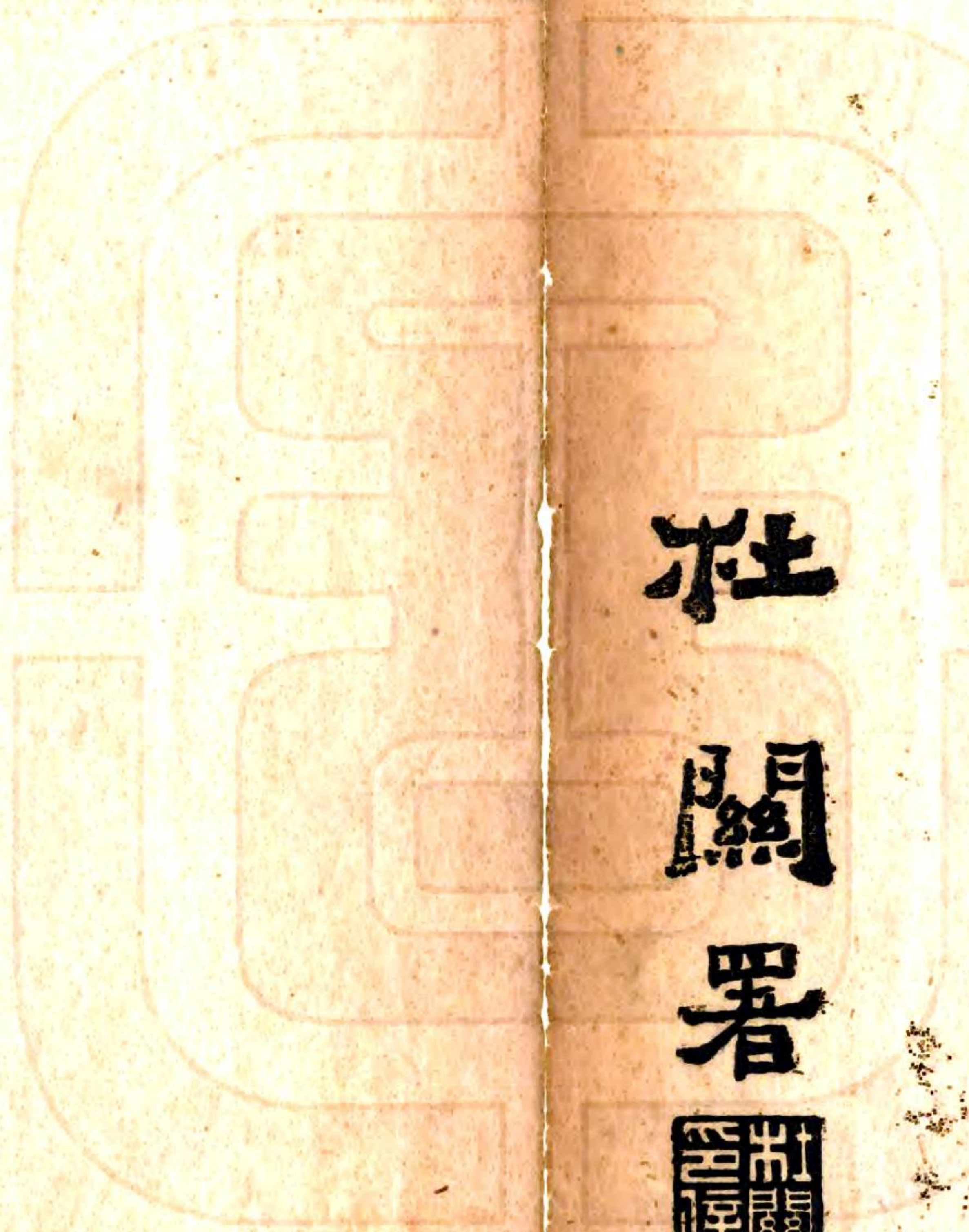


蜀程日記



蜀程日記

杜關署



蜀程日記自叙

人生鹿鹿。東逐西馳。無非假藉名目。以消磨歲月。國翰讀書不成。埋頭尙早。客歲遊京師。耳聆政令。瀏覽千百年陳迹。已蹉跎三百餘日。今也游蜀。不憚長征。不恤艱險。遠父母。離兄弟。雖云多經名山大川。擴我胸襟。實卽所以遣除居諸也。若是記。非作非述。本入境問俗之言。使精神有所寄託。登諸冊中。付之手民。分寄師友。以釋愛我者懸懸而已。時

民國四年五月二十日

鄧縣鄭國翰自叙於蜀豫館之嵩雲精舍



三月十一號 即乙卯正月念六日

余與孟君劍濤有四川之行。早同張君翼仲王君魯甫自京永甯胡同舊寓僱轎車至前門西車站。各購三等票。乘京漢車。夜抵鄭州。駐大金台棧。前因旅費不足。曾函託金子介同學貸偃師鮑君文若銀二百兩。臨汝賈君俊源洋二百元。子介已先我到鄭。適呂軹泉高贊臣姚滄洲賈星樞諸君亦在鄭相候。約伴入川。此行不孤。殊堪欣喜。是日千三百八十八里。

十二號

午後張嘏民師長于裁之執法自開封來。亦寓大金台。奉中央電召也。晤談良久。夜半又乘京漢車赴漢口。同行友朋及僕役計十四人。

十三號

昨夜上車後。狂風怒號。余展褥朦朧頭酣睡。莫知所過。至早九鐘時始起。

蜀程日記

將近信陽。山水夾道。柳色全青。視吾鄉天地。已成別有。不知楚蜀更當何如。附近武漢。平原廣大。所種多麥。惟居民房舍。盡係瓦蓋。下午抵漢口。寓大智門街漢大行台。每人每日房飯費大洋五角。樓房甚不堅固。廁所與茶房共在一處。厨居其下。大為怪事。是日午刻小雨。一千零二十八里。

以上陸程火車自北京至漢口三日計二千四百一十六里
十四號

上午與劍濤翼仲自六碼頭乘商輪渡江。登黃鶴樓。樓在漢陽門內。門前臨江。院內房列如市。舊樓早焚於火。新起數樓。皆為酒肆茶舍。餘惟照像館與星卜家數十處耳。午刻在樓上一層食麵飯。坐視武漢三鎮鼎立。龜蛇二峯對峙。江中風帆飄搖。晴嵐迴縈。奇景奇色。星羅棋布。目光四射。精神為之一振。繼吟蘇子赤壁賦。崔灑黃鶴詩。不禁有

今昔之慨。飯後登蛇山。城內街窄小生厭。晚渡江回寓。

十五號

上午同行數人。散步各街。凡隸租界者。均甚寬大潔淨。臨江一道。數十步內。皆有長座。邊有欄。欄內獨不許中國人進。午刻重遊黃鶴樓。購董文敏書黃鶴樓詩。黃山谷對聯。清乾隆御摹顏魯公裴將軍詩三種拓片。並與孟君攝一小照。至晚回寓。赴襟江樓沐浴。

十六號

早同鄉高文閣來訪。午刻趙廼召約到其綢緞莊內吃飯。午後同赴大賈街小賈街小遊。是街售骨董字畫者多。而無佳者。余購古泉布十餘枚。價頗公道。

十七號

午前擬登龜山。參觀兵工廠。因戒嚴不果。殊爲此遊憾事。午後探詢自

蜀程日記

二

漢口至宜昌輪船。惟日商大亨丸將開。船票各處均有售者。房艙定價十元。統艙五元。而善購者可得八折七折不等。客棧往往從中漁利。殊不如火車之有定額。無便宜可占。亦無虧可吃。同人在外用七折購來。客棧未霑餘利。甚不痛快。

十八號

午刻登大亨輪船。搭客極多。余與孟君住客廳內。因輪船售票無定額。凡購有票。前數日即可上船。余來較遲。故無處也。各碼頭停有中國大小兵輪數支。外國商輪更多。有水警往來巡查。民船裝載貨物。上下不絕。誠通商大埠。

以上在漢口停五日

十九號

早十一鐘船開。順揚子江逆行甚速。身在艙內。不覺其動。沿江山雖不

高而雜花滿目。已迎接不暇。所見仍以麥居多數。據此邦人稱。山陰皆稻也。每日三餐。早米粥。午晚皆乾飯。統艙有飯無菜。每日兩餐。房艙數人共菜五六種。更有大餐房。價高兩倍。坐客多爲西洋人。飯亦西式。大餐房修飾極華麗。有臥椅。有花卉。房艙每二人或三人住一間。統艙不分房間。各據一牀。人多時。艙下廊間。俱住搭客。讀陽明先生集。夜未停駛。

二十號

早入岳州境。南折入湘江數里。靠新堤碼頭。停十分鐘。有客下船。復折回行。時有江豬破浪出入。聞民船見之。以爲神物。必遠避之。晚至上車灣。因水淺停泊。夜有數人在客廳門麻雀。牌聲刺腦。不得安眠。自漢口至此四百八十五里。

二十一號

蜀程日記

三

早發。是日天氣甚熱。自上午十鐘至下午四鐘。易服三次。晚泊沙市。搭客上下者不少。岸頭有軍隊稽查。更有人攬路收錢。凡帶行李者均不得免。未知何稅。但勉強過去。亦不深究。或爲地方紳董籌款收碼頭費歟。余與同人登岸。見有製竹繩者。架木數丈。工人立其上。旋轉而辦。每根二十丈。賣於舟人作絳。可得錢兩串。沙市爲沿江巨鎮。屬湖北江陵。其街市窄低。較武昌尤甚。是日三百二十五里。

二十二號

早發。晚六鐘抵宜昌。輪船至此。未修碼頭。不能靠岸。須換舟登陸。以故初到時。遠望小划如羣蠅集食。競附輪尾。其一水手失足。擺入江中。幸手挽有繩。旋即救出。下船後有陸軍巡警協同檢查搭客行裝。余有護照。未得詳驗。後僱脚夫挑入高陞棧寄宿。舟中因食冷肉。致獲水瀉。晚補以麵湯。是日三百二十里。

以上水程輪船自漢口至宜昌四日計一千一百三十里

二十三號

吾宛王可亭先生。於新舊學說。無所不通。遊歷至宜。樂而忘返。并在東門正街開設南璣石印館。同人前往叩謁。先生留食午飯。見其書案有某西人測繪長江圖數十幅。至為詳盡。為中國與圖界所未有。近歸水警局。先生正在鈔襲。惜少說明。先生耄而好學。著述不倦。後日之補其所缺。意中事耳。可喜之至。午後歸來。見地中大麥出穗。豆莢將老。初以為偶然。詢之農人。則謂年年如是之早。無足奇也。可見吾鄉熱度較之此方。相差不止一月。

二十四號

宜昌即古彝陵。東北五里許有東山寺。乃八景之一。余與同人往遊。約行二里。過川漢鐵路車站。其規模之大。較京漢路鄭州站尤過之。第停

蜀程日記

四

工日久。枕木多已腐敗。大為可惜。車站東山寺之間。有軍隊練習野操。乃陳二庵次長帶以入川勦匪者。山高不足二里。其前殿為攬勝樓。高數百尺。登樓西望。亭台樓閣。臚列目前。山水環抱。江城如畫。左右層巒起伏。或隱或見。有更非畫工所能描者。宋歐陽永叔曾有詩以紀之。其後院為東山草堂。乃川漢路李總辦所修。內多陳設。余與同人共飲其間。堂後有竹。左有亭有台。右房數間。皆塑神像。自宜昌臨街以至此山之巔。步步墳墓相接。且聞宜昌新修頭碼。已毀去無數。余亦見道旁有石刻文曰。官紳公議。不准挖墳。此固山居之民。土田缺乏。然亦足徵宜昌商務繁盛。非一日矣。是日天熱。水瀉小愈。

二十五號

早順江小遊。見有德國領事府及外國醫院。日人所貼之仁丹廣告。遍處皆是。更有就江之南岸半山坡製白色仁丹二大字。十數里外。望之

如在目前。而日商尤多。由此卜之。經營長江之勢力。日本似較他國爲優。噫。大江上下。權利早已斷送外人。無惑乎無一片乾淨土矣。沿江居民。因平地有限。修蓋房舍。或一半在溝。下支以木。上鋪以板。或用竹篾。盛土墊溝一方。房蓋其上。貧無力者。出錢數千或十數千。購破船水居。亦妙矣哉。四月六號爲陰曆清明節。此間上墳者已蟬聯不斷。香供而外。各帶鼓樂。聞商界有俱樂部。凡商界中人。均習樂事。逢掃墓節。互相奏樂。非以錢僱。且不以此爲下等事。故人人用之。而熱鬧異常。晚到宜舞台觀劇。乃男女合演。多京調。雜以漢調。無一名角。每官座銅元六十枚。軍人減半。

二十六號

早與翼仲志泉。偕甫操小舟。赴三游洞。洞居宜西北十五里。三遊者。唐白樂天。白居易。知退元微之。初遊至此。所命名也。行約兩句鐘。登岸。有人家

蜀程日記

五

三五。依石而升。久不至。漸露一角。蓋洞在峭壁正面。面北向。而門則西向。吾人自東而西而南。乃山陰一道也。洞內外石刻頗夥。鮮佳者。按三君子至此。或吟詩。或作記。均刻之石。今銷磨不見一字。洞內有僧二。正中塑祖師及四大靈官。兩旁爲十八羅漢。龜蛇二將。洞內別有二小洞。其一高滑不可攀。其一洞口有山谷題數字。燭之剝蝕莫辨。內一石線。向外浸水。對面爲客室。僧置茶點其間。同人飲罷。留番佛一枚。仍出西門。順洞前東南道。石磴千尋。螺轉而下。見有草廬數所。鳥聲泉聲與鵝聲犬聲相接。幽咽耐聽。詢之。爲一西人所居。洞下有小道。上通新民縣。對面亦山也。自山麓仰視洞口。勢如懸天。倚其初非三君子足跡所至。後人孰肯涉水跋山接踵而來。山中有物如蜎虎。色或灰或雜。土人稱爲四足蛇。咬及人身。必至爛死。人苟不害彼。彼亦不害人。未及發舟。聞霹靂一聲。如山崩雷鳴。舟夫曰。工人以炸藥取石燒灰也。歸舟行二里。

許。岸南山間有穴。舟夫謂此中寶物極多。曾有人進內。移取不出。彼妄言之。姑妄聽之。又數里。大風作。划小。漂蕩已甚。同舟有戒心。命泊岸陸行。日暮始歸。

二十七號

探詢自宜至重慶輪船。房艙每人六十元。統艙亦二十五元。且不准多帶行李。衆議僱一民船。包至重慶。共十四人。飯由船供。菜由自備。需洋九十元。先繳一半。午刻由僕役運行李入舟。余與劍濤翼仲赴王可亭先生處辭行。過東門內歐陽永叔讀書處。因有軍隊駐紮。未入。自可亭先生處出。復至北門內爾雅書院。傳爲郭景純註爾雅處。獨一台式三間。晚登舟。命購菜食數種。就寢後。聞鑼聲。傳言後日軍船開駛。明日不准行船。余等既已上船。不願逗留。因命舟夫乘夜先行數里停泊。以便明日直駛無阻。

蜀程日記

六

以上在宜昌停五日

二十八號

早發舟。舟夫呼聲震耳。不成寐。南岸有孝子巖。聞某婦受繼姑虐。欲投江自盡。見岸有燈火。就之。乃一姑子堂。遂雞髮爲尼。其子長而知之。日積米若干爲負食。久之。其繼母死。子迎其歸。後人即以孝子巖名此山。

按此即宋孝子安安故事

十三里南津關。即夷陵故城。今無考。江流至此。兩岸夾山。

愈上愈窄。怪石猙獰。天爲之小。即入峽處。其形勢爲楚蜀兩省咽喉。十里小平善壩。有划子來驗艙。舟夫請余等閉門。賄來手銅元兩串乃去。蓋此處有稅關。每船裝貨。必須報捐。稅官以上水船裝貨者少。故遣人代驗。舟夫因與來手串通。假作空艙回報稅官也。三十七里南沱。二十里黃陵廟。岸南十數里峭壁上。驟起薄峯。斗絕如寨牆。爲余目未觀之奇觀。六里上鹿角下鹿角。江中多亂石。老杜謂鹿角真走險。即過是所

作。午刻得順風。雖過數灘。均極省力。六里泊山斗坪。是日九十二里。

二十九號

早發。十里塔過州。流急多浪。一步之間。高低相差尺許。同人登岸行數里。加僱小夫牽過。三十四里小通嶺。水流益急。同人復舍舟沿江越山而行。北岸有小卡。樹旗曰奉令打灘。卡前亂石橫江。波浪奔騰。高翻數尺。工人數十。縛架於上。用鐵錘鐵鎚。敲打不已。聞此處前爲第一險灘。舟行至此。失事者無算。蓋此種石質尖利而堅硬。舟逢大浪。失其自主。一經牴觸。不沉則碎。一巨石上書對我來三字。以示水手。今已鑿去。江邊有救生船。十五里牛肝馬肺峽。十五里射紅蹟。急流成漩。余舟繚繩拉斷。被浪擊退數里。甚險。後用雙繩牽過。六里新灘。即現今之第一大灘也。相距半里。先停泊。若係貨船。起卸後方過。余等行李甚輕。人盡登岸。此處有經理灘務委員。每日至多過十船。前因爭競先後。屢傷人命。

蜀程日記

七

近派委員監督。每一船到。先至委員處掛號。依次而過。有候至十數日不得過者。舟夫引余差人持護照託委員提余舟先行。委員曾黍香名馨水警區長張晉侯名鳳翔。接待頗懇。各派護勇招待。奈起小風。舟夫不敢行。日方過午。遂泊宿灘下。余與同人飯後。拾衣登山。愈上見居戶愈多。俯視大江如小溪。晚仍宿舟中。一夜風浪號叫。不獲安枕。乍醒聞浪聲如火車方過。頗足驚人。是日八十里。

三十號

早起。準備過灘。余舟列第四。同人登岸視查。第一用小夫數百。牽至浪中。繚繩忽斷。被急水激回數里。人人危之。其二乃一小船。幸得徐徐過去。同人進茶肆小飲。見怒濤洶湧。有力挾萬牛之勢。而竟有二三尺許之鯉魚。時向空中跳躍。浪間石上。更有老鷹成羣。注目水中。彷彿魚鷹戲鬪。饒有佳趣。其三。方至浪頭。繚繩又斷。依舊倒退。迨過余舟時。因雨

稍停。雨止。水警局及灘務委員又各派人監視一切。並加添夫。然過來時已在午後。江邊有破船數隻。其一新被打壞者。上下船隻。因過灘失事。恆見不鮮。故每過一船。必有救生船隨其後。觀此情形。不特冒險。直是蹈險。然吾人此生能親見如此過船。亦云幸事。當吾在茶肆。見壁上粘紅報單。大書捷報十三帮公舉向先洲爲繙夫頭一名。繙夫頭者。卽熟習水性。承辦牽拉過灘之船者。此亦一部落元首。似較吾鄉舊年得一秀才尤過之。沿江水警砲船。卽曾文正公當年所練之水師。至今水程依爲長城。足見大偉人作事。德澤不獨被於當世也。過灘十五里。明妃村。今名香溪。卽王昭君故里。二十六里。次歸縣。縣居江北。依山爲城。愈上愈小。形如葫蘆。文廟衙署。自舟中可見。聞當湖北起義時。新更縣令某。以保障民命自任。殺匪不遺餘力。有假革軍名義擾攘者。令皆擒而戮之。他屬皆亂。獨是縣得免。令爲誰。今何在。余極願聆其名。不遑

蜀程日記

八

停舟。惜哉。過歸縣里許。水多漩。余到片時。見繙繩拉斷者兩舟。同人登岸步行。路皆依山所鑿。繙夫至此。以數人攬繩。頭於石柱。餘皆竭力上拉。兩手伏地。儼如四足獸。余舟用雙繩牽過。附近有屈原祠。宋玉宅。三十五里。洩灘。有小輪。半身斜沉於水。聞自宜昌至重慶小輪。乃三公司聯合組織而成。宜昌至新灘。與隆灘至重慶兩段。皆商辦。新灘至興隆灘一段。乃川漢鐵路局所辦。今壞者卽此段小輪。名利川者。舟夫見之。喜形於色。發於聲。蓋自小輪行。民船利薄。故幸其災而樂其禍。殊不知川漢路局已用款千餘萬。所得只小輪兩隻。今又壞一隻於此。不第可惜。更可哭也。余舟泊是灘岸北。停舟後。聞輪船因水手失意。被礁石觸破。艙內進水七八尺深。貨物全濕。搭客幸無妨害。並聞此灘當江水大時。較新灘尤險。正江心有名三劈劍與洩枕洩牀者。皆極尖硬之礁石。舟爲所觸。俱覆於水。水小時。其峯可見。尙易避也。是晚同行四五人。踴

躍登山。見者異之。約登至十餘里高。忽現白屋一片。詢之。乃王氏家祠。旁有煤窖數處。僅挖數丈。即可見煤。凡所出煤。俱製成磚形。每塊重斤餘。售錢一二文。運至宜昌沙市得四五文。乃近年新發現者。歸舟就寢。尙不覺勞。是日七十六里。

三十一號

早發。小有順風。六十里次巴東。縣無城郭。居民零落。不足百家。一舟夫謂此縣雖小。亦可發財。自反正後。皆許在本地方作官。實不方便。誰無親族。誰無友朋。理屈理直。自不能全憑公道。吾村某姓。求熊克武介紹。幹一月知事。得錢萬貫。即逃回家。今爲富家翁。不出門矣。當時我就想幹幾天。言畢大笑。不料民國初成。一般現象。被舟夫數言道盡。縣東首有火藥二堆。不可燃。或謂旁有磚造吳三桂字樣。西首有房三間。以鏡囑之。有橫額題曰便民所。縣在江南岸。對岸有電報局。二十里西瀼口。

蜀程日記

九

乃瀼水自北歸江處。五里母豬灘。水雖不大。而勢急成漩。逆流半里。余舟行至險處。繹斷倒回。大家登陸步行。約兩句鐘始過。每到船靠岸處。往往有婦女提籃賣菜。柚子斤重。賣銅元一二枚。而紅薯一根。賣銅元一枚。灘北岸有救生船。二里官渡口。有稅卡。十里火焰石。岸南山半坡下。闊約數十丈。石呈黃白色。外面顯然另生一層。厚數寸。黑如鐵銹。間有如黑火石者。二十三里泊岸南楠木園。時已九鐘。登岸陟山。聞鑼鼓聲。近前視之。有數人圍一棹。一司鼓。一司鑼。一和唱。一執刀。一柄。獨立棹前。旋轉不已。唱如吾鄉花鼓戲。上懸彩色畫一軸。高七八尺。有騎者。有舞者。有默坐者。有侍立者。有貌不類人而奔者。有手持長鎗而追者。共數十人物。棹上陳設香供酒肉。頗類祀神。余疑之。問一長者曰。此巫者。治小兒鬼祟。此村居戶。南北成列。間有道。乃通施南。是日天晴。百二十里。

四月一號

早發。十八里冷水蹟。江南岸有亂石灘。約五畝大。有冷水自石上遍流而入江。對岸有救生船。水流頗急。余舟繚斷。倒退里許。復加夫更繚。須臾拉過。十二里將近培石。岸北山間有大穴。張獻忠之亂。居民逃入此洞者萬人。獻賊至。見有犬進穴。遣匪黨續入。盡殺之。血流至江。水爲之變色。對面亦有穴。稍小。現仍住人。一舟夫曰。自此而上。時有棒客。多爲遣散軍隊。所用皆快鎗。棒客者。川人呼匪之稱。培石四川巫山縣屬。在江南岸。有人家十數成集。集東卽川鄂交界處。楚山至此漸平而盡。蜀山起矣。水有漩。同人岸行里許。岸南有紫雲宮。附設川江警察經收船捐處。十八里沙木瀆。岸南兩山之間。有泉流入江。卽清水洞。橫修一橋。題曰無奪。再里許。北岸山間。有痕如碑。舟人謂諸葛碑。用鏡測視。不見一字。六十里將近巫山。天晚。遇逆風。遂泊岸南。所謂巫山十二峯者。卽

蜀程日記

十

在岸北。其一峰聳然獨立。餘俱不出衆。是日午後微雨。百零八里。

二號

早發。卽過急水。十四里巫蹟。水勢澎湃。回流數十丈。漩力尤大。余舟被漩打回三次。同人上岸。幫同水手拉繚。過來頗覺危險。步行六里。過將軍灘。登舟。十里三流子。又被浪打下四五里。繚夫所用拉繩。均失水中。後靠岸收拾一切。需三時之久。始過此灘。同人復登岸。行五里至拖肚子。三十五里。抵油札崎。有逆風。泊於岸北。將至泊處。有半壁峭山。繚夫必越其頂方可過。舟人謂余曰。繚夫至此失足而墜江死者。一年之內。不知凡幾。飯後相約登山。不數里。小雨。皆歸舟就寢。是日七十里。

三號

早發。得順風。十里大溪口。聞有石刻明康茂才進兵處。余未之見。二里峽門口。兩岸峭壁。萬仞。蔽雲翳日。卽古之鐵鎖關。三里白骨背。有泊舟

處內一舟懸旗題夔州稅卡。凡下水船須停該處查驗。上水數支均直經過。岸北峭壁間鑿有小道。上通夔州。爲鮑春靈所開。聞鮑公歸蜀。曾覆於江。自幸救出。曾以增設救生船請准於朝。十三里風箱峽。峭壁上。有石縫。間夾方石三塊。中空如風箱。旁有石橫刻天梯津逮四字。更有石穴。在宜昌時。王可亭先生謂宜有可悟先生。博學好遊。善琴畫。客歲至此。用鏡測視。穴內有物。僱土人自山陰至頂。以繩繫之。順山下至穴處。進內取之。出。身桐木板二。即帶回。後奉節士紳悉其事。訴之官。奉節知事照會可悟。携兩木到奉。判留其一爲奉紳所有。其一經可悟作琴一具。韻極高致。得名人題跋甚夥。以私意度之。亦避獻忠之難。所携入者。當時可悟先生正病。余未聞其音。甚惜之。五里孟良梯。岸南有小穴。成列。傳爲孟良欲登山過關。鑿以代梯。旁有石三方。一字小。雖鏡莫辨。一刻瞿唐二字。一刻夔門二字。至此水更深。峽更陡。舟人謂此極險處。

蜀程日記

十一

有風無處泊船。沉溺無救。梯之對面。山色黃白。光華如水。冲四里江北。一山獨立。即白帝城。上有劉皇叔廟。山前左有亂石。上立鐵柱二。各高七八尺。舟夫曰。從前用鐵鎖封江。查私鹽也。或謂鎖江禦賊。較信。右一巨石。正當江口。高數十丈。周圍亦十數丈。底小頂大。玲瓏可愛。乃艷瀨石也。峭壁至此已盡。自武漢以來。以形勢論。未有如此之險。真有一夫當關之概。再上爲下關城。即古夔城。尙有遺址。永安宮在其旁。三里臭鹽蹟。武侯八陣圖即在此。今不存。蹟在江北。乃一沙洲。土人就其上。結廬製鹽者百家。自洲之臨江一面。掘地出水。取而漏於鍋中。煮之即成鹽。鹽色極白。或末或塊。獨不成粒。每斤值錢三十餘文。有鹽卡就地收稅。江干有賭。有賣食物者。有小划數十。運煤上岸。運鹽下岸。鹽夫多着紅褲。均不爲怪。二里次夔州府。即奉節縣。在岸北。碼頭有水警。沿江岸一帶。多茶館。最奇者。上下十數里。廁所林立。皆以三尺許之半圓葛條。

雙爲之障。通商大埠。如此污穢。殊不可解。惟各處新貼有警察告示。因近天熱。限期拆去。獨准春秋冬三季安設。不准夏季存在。亦猶五十步與百步。何不立大官廁數處。永遠禁絕耶。城內街市雖窄。尙屬乾淨。據土人云。近年匪荒相繼。百物昂貴。麵漲至七十文一斤。余謂吾鄉已至百餘文。彼驚以爲未有。城內原駐陸軍數營。因北軍將來。已開去。余問何故。或曰空其房爲北軍駐。或曰恐兩軍衝突。土人聞吾言。乃北音。直以軍界人目我。我非之。彼終不信。夔州爲川省名鎮。有夔關監督。百貨統捐局。舟行至此。非經兩處查驗。不得過。余命差人執護照到兩局各索查驗。放行執單一。以免至關口重複檢查。舟夫謂倘無此物。卽不多化錢。亦須遲一兩日方可過去。余舟到夔。不過上午十鐘。而舟人各剃髮更衣。進城買物。船主且割肉十數斤爲各小夫分食。儼如度歲。不肯開船。至天將晚。開出關口二三里。又泊焉。余問之。彼言上下船支至此。

蜀程日記

十二

無論早晚。均休息至翌早方行。余亦買肉十斤。給若輩共食。當余進城時。見有大麥已經穫去。未穫者色亦黃。巡警多坐街口。問路亦不站立。使用銀元。以湖北造及四川軍政府造爲主。他種銀洋。均須貼水。銅元不分等差。有軍政府造當百文。五十文。廿文。十文各種。各家商店。男女混雜。多以婦女站櫃。江中有妓船。價廉物惡。係爲舟人預備。江北岸有壞船一艘。新被石觸破者。晚上船後。舟人謂今晚開過關口一里。明日可多行四十里。余問以故。答曰。過關時。非經委員親自查驗不可。委員早十鐘後方起。今晚不過關。明日午刻方能開頭也。是日四十五里。

四號

早發。驗知小夫逃走一名。並竊船主米肉若干。得順風。四十八里安坪。所經數灘。不覺卽過。自夔西來。已無峭壁。且多土山。遍種麥豆。安坪亦名啞巴灘。急流成漩。有水警。亦險灘也。同人至此登岸。牽過六十八里。

思庄子。漩大。舟使雙繹。隱見江心暗伏石樑一道。長約數十丈。有救生船。有壞船。卽觸此石者。五里水燕石。忽起暴風。舟蕩甚。水手瞠目無措。同舟俱惶恐。少頃風變。幸化險爲夷。五里廟基子。水勢湍急。漩泡交加。繹繩忽斷。舟退回二三里。後重僱小夫拉過。行未數里。得順風。三十五里。抵雲陽。泊岸北。適有川調皮影戲。稍類漢調。而滿場接腔。後因停演太早。觀者上台將伶人痛毆。迫令繼續演唱。卽此而覘川人强悍。不較吾鄉爲尤甚乎。是日午刻小雨。百六十一里。

五號

早發。小有順風。三十五里與隆灘。遠見壞舟幾艘。有曬棉花曬貨者。一艘自腰兩截。凡船至此。必先卸貨而後過灘。此灘之大浪巨漩。雖不及新灘之闊。而長則過之。故輪船亦不能往來。灘在岸南。碼頭在岸北。同人自灘下登北岸。舟向南岸泊。有夫頭包拉過灘。每一船至少一兩串。

蜀程日記

十三

文。急流處與平水面相差數尺。濤聲震耳。漩亦有忽落數尺者。故上水拉繹雖不容易。尙無大險。予見下水數船。無一不被漩輪轉幾周。後果有一船。衝漩而沉。救生船往護不及。未現一物。觀者失色。殊堪惋惜。誰家客兒。葬於魚腹。望其轉家者。肉眼縱穿。亦難相見矣。此方婦女。足多短小。而河干起卸貨物。拉繹擔水。間有婦女爲之。登山下坡。絕不爲難。亦習慣使然耳。岸頭茶飯館居多。家家有婦女供人玩耍。大爲奇事。均言以上多匪。牆頭亦粘有拿匪告示。適蜀通小輪將開赴重慶。公議余與孟君。帶路費衣服改乘小輪。房艙每人二十八元。統艙十一元。余舟過灘雖順適。亦不過行險僥倖而已。余登輪後已在下午。同行諸君始乘舟行。是日三十五里。

以上水程民船自宜昌至興隆灘九日計七百八十七里

六號

昨夜大風兼有小雨。天明即止。蜀通輪雖小。構造頗精。坐客與機輪各在一船。聯結而行。房艙每二人共一小間。上下其床。予居上層。每日三餐。時間早晚不勻。原定十二鐘開頭。因候公司經理。延至二時。又因一西人裝載行李過遲。又延一時。至三鐘始開。此西人住於輪旁一舟。所帶如水缸、木案、棹、櫂、牀、椅之類。不下百件。彼早若不知。迨至鳴笛開船時。始命人轉運。以致同舟數百人。候彼一人。想彼在其本國。必不至如是違章。到我國來。故爲人所不能己所獨能之事。示人以貴重。可惡極矣。開船後有川東鎮守使委員。帶隊四人。檢查一切。未識向例。如是否此輪行駛速度。過於大亨。晚六鐘已抵萬縣。縣在北岸。輪泊南岸。有上下搭客。縣城形勢頗大。東西兩山對峙。盡爲街市。商務繁茂。宜昌夔州。皆不及也。夜則江中燈光與岸上星火相接。燦爛可觀。統艙牀少客多。白晝相依而坐。夜僱民船泊其旁。令客移宿。余與孟君乘小划過江北。

蜀程日記

十四

小遊。見有中學校。是日水漲六七尺深。駛九十里。

七號

早發行數十里。余尚在夢中。憶余在民船。每夜十鐘就寢。早四五鐘即起。白日或起坡或登山。並不覺困乏。自更輪船。早臥晚起。又不免晝寢。置身大江。不得自主。尙如此頹敗。孟氏生於憂患。死於安樂之言。信不誤也。附近萬縣一帶。沿江多有淘金沙者。午後至石寶砦。岸北一巨石聳立。周可數十丈。依石造樓九級。愈上愈小。最頂更有一亭。取鏡測視。不見題名。又數十里至忠州。停五分鐘。上數搭客即行。晚泊高家鎮。皆言此處有匪。同舟帶械者。各收拾一切。有西人並試發數鎗。鎮在南岸。輪泊岸北。余乘划入鎮。別無所見。惟文武廟甚壯麗。有陶器瓶罐之屬。頗精緻。自宜昌至此。文武長官示諭。皆有北軍將到。禁止造謠字樣。想川人對於北軍之來。除剿匪外。必更有一種議論。是日天熱異常。駛二